

阳光系



长篇佳作系列

塬上

王佩飞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塬上

长篇佳作系列



王佩飞



黄河出版社
阳光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柳婶和她的儿女	1
第二章 二妈一家	35
第三章 德昌大爹	84
第四章 凤 嫂	94
第五章 有 根	112
第六章 乡 亲	126
第七章 老支书	141
第八章 有义的庄稼	155
第九章 老根的名声	172
第十章 老蔫的计谋(之一)	187
第十一章 老蔫的计谋(之二)	199
第十二章 吕管水的诡计	211
第十三章 吕管水与山杏	227
第十四章 代理村长陈修文	245
第十五章 带着村庄上路	262

第十六章	塬上的日子	278
第十七章	修文进城	296
第十八章	日头熟了	307

第一章 柳婶和她的儿女

二妈无奈地摇头，说她婶，中邪哩，中邪哩，死活要分哩！

柳婶说，她这是咋了嘛？能再劝劝么？

二妈叹了口气，说劝也没用哩，她婶你就分吧。

柳婶的眼泪淌了出来，冲着炕柜上方苦着黑布的相片，哀怨地说，死鬼哩，你腿一伸，眼一闭就走了，一大家子撂下就不管了，你让我一个妇道人家咋办呢。天老爷呀，我的命咋这么苦啊！你说我作了啥孽，你让我脱了火海又进苦海，这么为难我，惩罚我啊……

原来，柳婶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上塬村石匠刘忠，在头涧村给柳翠叶家就是现在的柳婶凿石磨时，俩人对上了眼。当年，柳婶就带着还穿着开裆裤的儿子福娃嫁给了刘忠。那年，柳婶刚过三十，刘忠已四十好几了。柳婶漂亮，能干，也有主见，对刘忠的半大小子留根不中意，说他呆头呆脑的，连声妈也不叫，见了他就来气。后来，柳婶生了女儿月月，对留根就更看不上眼了，连书也不让念了，家里家外的活都是留根的。这么过了几年，日

子刚有了点起色，没想刘忠却得病走了。

柳婶的天塌了，连死的心都有了。她看着已长成大小伙子的留根，心里后悔这些年来对他太苛刻了，现在，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一家老小的日月全指望他了，他要是记仇咋办啊。没想在刘忠坟前，留根扑通跪在柳婶面前，多年来第一次喊了声妈，说大不在了，有我呢，你莫愁。留根说到做到，不但孝顺柳婶，对福娃和月月也格外亲热，给他俩搭秋千，背着到中塬、下塬村看电影。福娃有病了，他背着福娃去十几里外的乡医院看病。硬是把一个散架的家撑了起来。去年，柳婶四处张罗，给留根娶了媳妇山菊。山菊俊秀，脸比山菊花还要美，还要靓。留根见了骨头就酥了。没想，一家人只热热闹闹过了一年，山菊就闹起了分家。留根不愿意，山菊就闹，这两天连饭也不吃了。柳婶着急，就请二妈来劝，山菊却是铁心要分，不回心转意了。

福娃、月月还是孩子，啥也不懂，啥活也干不动，二妈，你说这日子咋过哟。柳婶抹着眼泪对二妈说。

二妈摇了摇头，边往门外走边说，她婶子，这事也怨你哩，你咋早没看出山菊的心思呢？咋不早叫人劝劝哩。这脓头都鼓出来了，就不好往下按了。咳！真是作孽呀，大人不说了，可孩子要遭罪哩。

柳婶听了，哭得更伤心了。

其实，山菊闹分家，是有兆头的。

过年前，村子里排戏，月月要福娃带她去看，福娃应了，正在扫地的山菊气得把扫把叭地就扔了，说整天就知道吃了玩，玩了吃。

柳婶听了，不由愣住了，这是进门还不到一年的新媳妇说的

话吗？心里很是不悦。刚想说山菊两句，可是见了山菊那脸色，柳婶压了火气，换了笑脸，顺着山菊的话对福娃说，就是的，有啥看的嘛，年初二演了再去看。去把羊圈扫一扫，再把鸡粪掏了。福娃不乐意，说羊圈昨天才扫过嘛，鸡窝也干净哩。柳婶说，鸡窝里有蛋哩，快领妹妹去掏掏。福娃说，妈，你咋忘了，鸡蛋你不是一大早就掏了。柳婶扑哧笑了，说傻娃，今天的蛋还没下哩。说着就把福娃往门外推，出了门，柳婶冷了脸，说乖娃，听妈话，莫去看戏了，惹你嫂子气哩。去把羊圈再扫扫。

那次，给地里撒粪，山菊说头痛，干不了，柳婶就和留根去了地里。晌午回来，家里锅清灶冷的，月月正在吃生土豆。留根说山菊咋不弄饭吃，看把月月饿的。山菊忽拉翻起身，指着留根鼻子说，我又不是你家佣人，侍奉老的，还要侍奉小的。

前不久，村里来了收土豆的，柳婶和山菊各挑了一挑子，过了秤，柳婶把钱收了，山菊当即拉下脸，甩了扁担，气呼呼地走了……

那时，柳婶就寻思山菊怕是不愿在一起过了。

柳婶哭够了，想这家还是分不得，分了日子就没法过了。顾不得自己老脸了，得再去劝劝山菊。出了门，却见留根蹲在一旁的屋子门口，低头吃着旱烟。屋里，山菊在说，我俩拼着命干活，而她整天窝在家享清福。她那两个孩子张口等着吃，你把他们养大了，会说你好么？领你情么？怕是早忘脚后跟了。

留根说，那你说咋办嘛？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分开了咋办嘛？莫非让他们饿死不成。

再说，村里人会怎样看我？大死了，就把妈撂一边去了。不是人事哩。还有福娃和月月，是我一手把他们带大的，为了他们，

我受了多少苦，难道是为了今天和他们分家吗？这个家要是烧起两个灶来，我的心也就烧成两半了。真要分，难道就不能等他们大了再分么？留根哽咽了。

山菊说，孩子是人家的，又不是你的。人家过去连顿饱饭也不让你吃，连件新衣也不给你穿，你咋不长记性哩。人家孩子再过几年就人高马大了，等他们胳膊腿儿一硬邦，谁还能管你哩？可你要是再这么苦几年，身子就完了。你看福娃那脸色，红哧溜光的，再瞧瞧你这脸色，都成了青菜根了。你现在为他们卖命，等我俩有了孩子，再给孩子卖命，这辈子命就太苦了。你咋就不开窍哩，我咋就嫁给你这个榆木疙瘩呀！

一会儿，又说，我问你，家里卖羊的钱哩？卖土豆的钱哩？你用了十块八块吗？怕是你连钱边儿也没摸着哩，都成了人家私房钱哩。

留根说，莫说瞎话，一家人吃穿不花钱？孩子上学不花钱？还有，我俩结婚的钱哪来的？这不都是妈拿的嘛。

听，你妈、妈的喊得亲热的，当初她是咋样对你的。你咋一点记性也不长哩。

留根说咋对我的，我记着哩。饭是妈做的，衣服是妈做的，有病了也是妈找的医生买的药，还能要妈咋样嘛。你快莫说这忤逆的话了，吃饭吧，吃了饭再商量商量嘛。

山菊说，商量？商量个啥。不分家我一口水也不喝，等我饿死了，你再找一个吧。

留根听了，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想这家看来是真得分了。大走了，弟妹还小，长兄为父，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是责任更是亲情、良心，咋能自个图轻松自在，撂下老少不顾呢。就

放了狠话，说：要分也行，等我死了吧。

山菊听了，骂道，刘留根，你个没心没肺的，放着好日子你不奔，咋就非要累死穷死在一个屋里呢。骂毕了，便哭天喊地的放了悲声。

柳婶一直在门口听着他们说话，知道天要塌了，撑不住了，硬撑，留根和山菊怕是要闹翻天了，那就害了他俩了。柳婶便改了主意。过去对留根说，老大，既然她嫂子要分，这家就分开过。你莫担心，你大死的时候，那日子多艰难，不是都活过来了吗。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又退耕还林，地少了，福娃也大了，能给我搭把手了，你不用犯愁了。

留根两眼泪水汪汪，说妈不能分呀，家一分，人的心也就分了。

柳婶说不是还在一个院里吗，咋能心就分了呢？我不会忘记你对福娃对月月的好，要不是你拼死累活地撑着这个家，谁知道我娘仨今天会是啥样呢。你莫为难了，也莫上火了，就分吧。屋子就这么几间，也没啥分头，三间堂屋你现住的两间和东面的厢屋给你，西头一间和两间厢屋给我和孩子住。东西随山菊拿。明天上午你垒灶，就分开吃吧。

留根听了，叫了声妈，说羞死先人哩。没脸见人哩。咋活到人面前嘛。

柳婶说老大，莫难过，你看村上有几户人家没分家？迟早都要分的，丢啥人哩。

留根说咱这家和别家不一样。大走了，弟妹还小，能分吗！分了咋过嘛！

柳婶强忍着泪水说：分了也好，这个家大了，几口人吃一起，

住一起，日子久了，难免会惹烦恼。分了好，分了心里就都清静了。我给你说，怎么也得分开过了。你不分我也要分了，我还想过几天耳根清静的日子呢。你就莫拦绊了。

柳婶说完，也没给留根打声招呼，就自个走了。

留根望着柳婶蹒跚的脚步，不由泪如泉涌。她把几个儿女拉扯大了，还给自己娶了亲。现在儿子翅膀硬了，有了媳妇了，要飞了，要分家了，咋能不伤心呢？撕裂的痛怕是会一直疼在心里呢。以后见面，就是客套了。吃也分开了，住也分开了，什么都分了，权利义务都分了。心既然已经碎了，就无法再弥补了。哪天妈过世了，那边就是别人的家了，福娃的、月月的家了，不是自己家了。

夜里，留根无法入眠。他的心一直惶惶不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笼罩在心头。他觉得，大坐在门口哭泣，说狗日的，你妈进这个门时，你才多大，是你妈拉扯大了你，给你娶了媳妇。现在她老了，你就只顾自己过好日月了，把你妈你弟妹扔下不管了，你是大不孝啊！他睁开眼，夜幕中，大正用憎恶的目光盯着他。

白天，大忧伤的面孔总是在留根眼前浮动。他走在村里，总是低着头，躲着人，好似是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只有在干活时，他的心里才会好受些。闲了，他不愿在家里呆，更不愿答理百般柔情，要和他奔好日月的山菊。他常常独自跑到后山上，点着一锅旱烟，冲着村子吁出丝丝缕缕的长怨短叹。

村子在塬畔的上坡，散落着一簇簇的树，留根知道，在那些树下，隐藏着一窝窝鸟蛋似的房屋。其中，就有自家的窑洞和草房。树是杂树，长得也高低不等，也没有人在意它们跨过窑洞，盖住屋檐。它们的自由迎合了鸟的需求，从最低端的分叉处到最

高的树顶上，分布了灰喜鹊、猫头鹰、老鸹等鸟们的窝窝。留根忽然感到自己不如那些树，它们给村庄带来了生机、喧闹和庇护。而自己一个大男人，却连个家也护不住。

要是是一家子和和睦睦，那该多好呀。

留根的眼里，又泪花涟涟了。

过了年初三，留根就去城里打工了。

留根打的是短工，是通过那个戴眼镜的城里女子在一家建筑公司找的活。女子是个中介，本事大得很。留根说我农忙时就得赶回家拾掇田地，烦你给人家老板说清。女子说短工挣不上钱，地里的活干吗不让家里人干嘛。留根说我不回不行呀，一大家的田地呢，老的老，小的小，靠媳妇和妈忙不出来呀。女子给老板说妥了。可是，和女子同是城里人、也戴着副镜子的工头欺负他，说他是零工，每天少给他五块钱。和留根一起打工的人骂城里人的心脏着呢。留根想骂啥哩，人家能收留就不错了，甘蔗哪能两头甜呢。留根就实心实意地跟那个工头打起了短工。一个月下来，工头见留根干活不惜力，也爱惜材料，竟生了怜悯之心，月底，那五块钱一分也没扣。留根过意不去，花了五十块钱，买了一条红乒坛送给工头，工头拿在手里瞅了瞅，又塞给了留根，说你挣两个钱也不易，留着自个吸吧。又说，我知你家里没劳力，不容易，今后家里有事，你说一声，请个假就行了，忙完了再回来。留根听了，感动得连句感谢的话也说出来了。自此留根就更加卖力了，有时一个人要给两个大工供料，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胸口闷得连喘气都困难。

留根在城里辛苦，柳婶在家里日月过得更是艰难。分家后，

柳婶哭过，骂过，哭她一个女人家活得凄凉，骂刘忠心硬，没把家境过好，这么早就撂下她走了。但柳婶从没软弱，从没对日月失却念想。柳婶想，自己一个大活人，又不是七老八十的，还不如塬上那些草么？塬上十年九旱，蝴蝶为了吸点潮气，把牛屎都当成花了，黏在上面人都吓不走。可每年春夏，那些细草嫩芽还是钻出土来，生出一窝窝的绿。草生在塬上是苦命的，我柳翠叶活在塬上是受罪的，草都一年一年活过来了，人总比草有能耐吧，还能让日月难死么。

柳婶就想着法儿安顿着活计，除了自己早出晚归，还给福娃也安顿了活计。好在男娃不吃十年闲饭，福娃也能搭把手了。何况，地里的大活，还都是留根拾掇的。

柳婶在冬天也没闲着，家里家外地忙碌着。家里没有劳力，柳婶就把活计化整为零，趁早拾掇着。给地里上粪，村里人家都是开春了，解冻了，才把粪从猪圈羊圈里起出来，送到地里。现在柳婶时常三天两头地把粪一筐筐送到地里。野外的风割人，柳婶手脚都麻木了，裂了一道道的血口子，柳婶缠了块棉布，却也不误活计。有时跌倒了，把粪洒了，柳婶不怨天不怨地，把粪拾起来，再往地里送。

柳婶就这么忙活着，苦是苦，累是累，这个家倒也撑住了。

转眼，到了开春，得拾掇田地了。家里没人，留根要赶回去，为了多挣一天的工钱。留根在白天干完了活，晚上，买上两个馒头，灌了两个矿泉水瓶子的凉水，边吃边急急地赶路。

开始，留根顾不上看前后左右的景致，一路上带着小跑，他要趁天还亮着，多赶些路。天黑了，留根就急急地走着碎步，这样既不会闪了脚，也不会跌倒。两边的沟坎里，不时传来一声声

惨人的叫声。留根却没往心里去。留根心里只有路程，只有家里急待拾掇的地。季节不等人啊。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季呢。

千年来的农事，已和二十四个节气一起，装订成一部塬上人沉重的历史了。只是，他们世世代代播种的血汗和梦想，总要被气候打了折扣。每天清晨，当一声声鸡鸣把他们从黝黑的夜幕中唤醒，首先要抬头看一看天的脸色。天的脸色决定着空腹的粮屯能否被玉米或麦子填饱，也决定着人们的表情。所以，尽管人们在拼命地劳作，怎奈天公不作美，盛在粗瓷碗里的日子，也就总是那么清淡。以至于今天，还有许多人家蜷居在被灶烟熏黑的窑洞里。

是苍天在左右着他们对时间和日常生活的安排啊。

天亮了，远处一只狗叫了，村里一群狗就都叫了，狗儿与狗儿呼应着，山窝子里就嗡儿嗡儿地响着回声。谁家的娃子吱儿吱儿地惊哭，老榆树上的雀儿扑腾着钻进了稠蔕蔕的天空。东边泛起一砣羊奶般的颜色，晴空里一颗星星落了，闪过一道光，鸡叫鸣了。

六十里土路，留根到家了。

回来，却见院门变成了两个，一堵院墙，彻底隔开了。

原来，留根不在时，山菊请人把院墙砌了。

留根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他甩下背包，气呼呼地闯进屋里，却见山菊挺着大肚子，欢喜地迎在门口，留根见了，先是一怔，继而一喜，接着便“唉”的一声，蹲在门口，一声不吭。

留根的头发怕是有段日子没剃了，把半个耳朵都遮住了，头发也白了许多。脸色黑黝黝的，布满了皱纹。山菊心疼得直抽搐，舀了一瓢水倒到盆里，说你先洗把脸，我给你做揪面吃。

留根没言传，牵了黄牛，扛着犁，径自去了地里。到了自家的地边，留根没住脚，而是把犁放在柳婶的地里。其实，这两块地也是一块地，就是中间犁了一条浅沟。留根先在黄牛背上搭根绊绳，在绊绳后栓上犁铧，轻轻吆喝一声，黄牛便低着头，蹬着歇息了一个冬天的土地，用劲地朝前挪动。犁铧翻起的黄褐色的土壤，暄暄地冒着热气。留根的胸腔随着地气起伏着，不时吼上一嗓子：噢嗨——仿佛回音，在另一边犁地的麻二爹，也鼓起嗓门喊了一声：噢嗨——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俩人都嘿嘿地笑了！

在留根的吆喝下，黄牛缓缓而又起劲地前行着，到了半晌，就犁到了地边，留根拉紧了绳索，黄牛困得挪不开身了，茫然了，愣愣地望望脚下，又望望留根，像是在问，蹄蹄该往哪里下哩？留根笑了，说伙计这块地犁完了，墒好土也好，要是老天开眼，灌浆时下上两场透雨，收下的麦子从囤尖上往下淌哩。

留根放了犁，拿出烟袋，冲对面的麻二爹扬扬手，麻二爹也拿出烟袋，冲着留根摆了摆说，自便。于是，都坐下来，擦火、点烟，两股细细的轻烟，就从山洼里袅袅升起，辛辣的香气也四处弥漫散开，跟着，老黄牛昂起头来，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是歇晌的时辰了。

晌午，山菊心疼留根，做了饭菜，送到地里。山菊罩着绿衫，围着方格红围巾，右手挎着篮子，篮子上搭个羊肚白毛巾，左手拎个罐，急急地顺着羊肠路来到留根跟前，见留根先耕作的是妈那块地，非但不气，心里倒是有点欣慰。找了块平整的地放下篮子和罐，先从篮里拿出两个包谷面馍馍，端出盛着油辣子的瓷碗，再用大碗倒一碗糊汤，递给留根，涩声说，趁热把饭吃了吧。

留根不接，说山上风大，身子莫受风了，快回家去，我不饿。

山菊说饭食不好也得吃呀，人是铁饭是钢，走了一夜的路，哪能不饿呢。再说，后晌还要接着犁咱家的地呀。

留根磕着烟锅，头也不抬地说，你看哪块地不是咱家的！

山菊听了，知留根心里有气，破天荒地竟没敢言语。

留根却起身扶了犁，又犁起地来。

日头下，留根脸色青黄，背似乎也驼了，人更显苍老。山风中，蓬乱的头发似一窝衰败的蒿草。

山菊的心盐渍般难过，就在地头守着她精心为留根做的那些饭菜，哀哀怨怨地哭了一场。

晚上，留根收工回来，去看柳婶，给了柳婶二百块钱。

柳婶没推让，把钱接了。这几个月来，柳婶是天天含着眼泪抠鸡屁股，每月几十个鸡蛋，到集上换个灯油咸盐钱，才把这清汤寡水的日子打发了。

留根说，妈，你莫怨山菊，是儿子窝囊，不主事，也没本事哩。

柳婶说老大，妈不怨你俩，妈能怨啥哩，我给你说，幸亏山菊哩，要不是她，月月差点就没命了。她是个好嫂子，妈谢她哩。

那天，月月放学回家，在路上和几个孩子打闹，手让蛇给咬了。柳婶到地里劳作去了，山菊二话没说，找了根鞋带子，扎住了那只手腕，又背着月月跑了好几里路，摔了好几个跟头，手破了，膝盖破了，脸上还蹭了几个血口子，到中塬塬畔下找到德昌大爹，给月月治了蛇伤。德昌大爹说，要是晚来半顿饭的工夫，月月就麻达了。

留根听了，脸色平和了些说，妈，自家人还谢啥，家是分了，可她还是你儿媳呀。家里有啥事，你尽管叫她。

柳婶知留根心里还有没说出的话说，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山菊有身子了，妈知道该咋做，你在外面把自个顾好就成了。

留根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妈又让你操心了。

过了两天，留根把地里的活忙完了，天没亮就起床，又去城里打工了。

山菊和柳婶把留根送到村口，留根不让再送，婆媳俩就住了脚，看着留根没进了夜色。

自此，留根就来回奔跑在村子和城里的黄土路上，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骆驼。

开春，山菊生了女儿桃桃。

隔了一年，山菊又生了儿子牛牛。

塬上还是老脑筋，没儿没孙人家笑话哩。牛牛的出生，山菊高兴，留根高兴，柳婶更高兴。有孙子了，心里舒坦，脸上也生光哩。牛牛出生的当天，柳婶就宰了只老母鸡，炖了锅汤给山菊补身子下奶水。晚上，又摸黑去了刘忠坟前，给刘忠烧了纸钱，流着眼泪给刘忠报了喜讯。

留根欢喜过后，负担也更重了，来回跑得更勤了，只是腿脚慢了许多。往年从城里回来，头遍鸡刚叫就到村边了。现在，日头挂到东山树梢上，才到了村前的岔路口，还淌了一身的汗水。往年，进了家水不喝一口，就下了地，现在，得歇上一阵子，喝点热汤热水，才能缓过劲来拿得动家什。

又是几年过去了，院墙上风种的毛毛草长了好几窝了，福娃初中也毕业，不再上高中了。他没有像塬上许多辍学后的少男少女那样，蒲公英似的飞向塬外的世界，而是和老弱病残的老辈们

留守在塬上，继续耕作于梯田里，按照季节的走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完成着劳动的程序，播种、施肥、锄草、收割、打碾，年纪轻轻地就学了一身侍弄庄稼的本事，连麻二爹他们都夸他是塬上种庄稼的好手哩。

月月也懂事了，也能给家里搭把手了，做饭、放羊，还能干些田里的农活儿。只是几年下来，柳婶老了，成了老太婆了。好在身子骨还结实，常常干了这边的活，又去帮衬山菊。山菊不好意思，说妈你歇息，我自己能行。柳婶不依，说一家人还客气啥，这边地里的重活还不都是老大干的。他城里村子来回地跑，累得人都脱了形了，我担心他的身子呢。

柳婶说着，声音就涩了，山菊的脸色也凝重了。

留根在城里做的是小工，累人，而庄稼，更是靠汗水一滴一滴浇灌起来的，地里的活儿，不尽心去侍弄，哪儿会有好收成呢。过度的操劳，使他的身体这几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加上长年的咳嗽，更使他的身子日渐虚弱，他已经精疲力竭，未老先衰了。论年纪，他才三十出头，可已是白头发多黑头发少了，腰也弯了，看起来像个五六十岁的老汉。

对自己的身体，留根心里有数，知道撑不了几年了，心里便更加焦虑和恐惧。万一到了那一天，自己走了，桃桃和牛牛咋办？当初，大死了，还有自己这个大小伙子，用不着妈在田地里受苦，家里福娃和月月也不缺热汤热水，要是自己不在了，山菊和孩子咋办？分家那阵子，妈和弟弟妹妹受的罪里就有她娘仨的影子呢。唉，分家多年了，山菊说的好日子没有得到，得到的却是日复一日的愧疚、忧愁和焦虑。这是老天爷有眼，在收拾自己呢。

又熬了一年，留根终于干不了农活了，死亡正一步步向他逼近。